

野

獲

編

對獲編卷六目錄

內監

內臣禁約

東廠

東廠印

內臣與外國王

賜內官宮人

內臣本德

內臣乞贈謚

內臣文抗疏

對食

內臣交結

懷恩安儲

劉聚封伯

何文鼎

內臣何文鼎 再見

內臣蔣琮 附繼曉

內臣張永志銘

二中貴命相

內臣何澤

內臣掌兵

鎮守內臣革復

內臣護行

內臣兼掌印廠

馮邦寧

馮保之敗

大璫同姓

張誠之敗

霍文炳併功

內官勘獄

尙衣失珠袍

門監償命

箭樓

陳增之死

宦寺宣淫

內廷結好

鑿匠

丐闖

野獲編卷六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內監

內臣禁約

永樂四年上諭兵部尙書金忠等曰皇考之世宦寺無故無敢與外廷交接昨有一人以私財寓外人此雖小事漸不可長隨已罪之因勅衛士於出入之際遵制嚴搜文皇之馭中官如此其峻然前一年已遣內使王琮同給事中畢進封真臘王又遣太監鄭和率兵二萬七千賞西洋諸國矣二臣若欲寓財於外安得禁之至八

年遂勅內官馬靖往甘肅巡視如鎮守西寧侯宋琥處  
事有未到密與商議停當回話按此卽內臣鎮守之權  
與也夫西寧爲靖難勲臣而琥又上親壻乃別寄腹心  
於宦寺蓋內難初平恫疑未解雖與諭金忠之言相左  
不自覺耳王振之導親征汪直之開西廠有自來矣

東廠

東廠之始不見史傳王弇州考據以爲始於永樂之十  
八年引萬文康疏爲証意者不謬其始偵伺非常蓋尙  
慮義師靖難未厭人心耳然而中官之橫始此矣至成  
化間憲宗設立西廠以寵汪直不特刺奸之權熏灼中

外並東廠官校亦得譏察京師洵洵上用閣部大臣商  
文毅項襄毅等諫罷之御史戴諳阿直獻諛上令復設  
又數年而直爲其同類掌東廠尙銘者所構直始出領  
選事不復入西廠亦罷然而東廠之熾如故也武宗委  
政羣小復設西廠以谷大用兼領又邱聚掌東廠兩廠  
對峙用成化故事未幾復設內行廠於榮府舊倉劉瑾  
躬自領之軍國大柄盡歸其手東廠西廠并在調伺中  
於是選卒四出天下騷然瑾敗俱革止存東廠蓋當事  
諸公尙謂文皇額設而不知東廠與各省鎮守內臣俱  
非太祖初制也以故世宗初年盡革天下鎮守而東廠

不罷幸主上太阿獨操廠衛俱不得大肆迨至今上憲  
天法祖宮府凜凜而廠衛大抵相倚爲重如己丑錦衣  
大帥劉守有一逐而廠璫張鯨遂繼之則掌司禮印者  
張誠實與聞焉內廷故事監印與廠必兩人分掌蓋以  
東廠領勅給關防提督官校威焰已張不宜更兼樞密  
耳世宗朝麥福黃錦輩始得兼領此後或分或合唯今  
上初元馮保以印帶廠而王大臣事起時故相高新鄭  
幾不免賴掌衛朱希忠與江陵相力懇保得解今則今  
上癸卯陳矩亦以印帶廠而敝生光事起時次相沈歸  
德幾不免亦賴矩力抗諸異說而得解蓋二權并在一

人故能回天乃爾然則宰輔軀命懸於東廠矣○初馮璫謀陷高相明以危語脅內外而言官無應之者且緹帥爲挽回甚苦至沈四明不悅歸德初未形辭色而臺瑣揣摩意旨坐以妖書且緹帥又借以傾所憎夫四明之權非張馮比也而懸絕如此世道日下矣

### 東廠印

自方印頒行之外事寄稍關錢糧及軍務機要者俱得給關防用之奏章用之文移與方印等內臣關防之最重者爲東廠其威焰不必言卽所給關防文曰欽差總督東廠官校辦事太監關防凡十四字大凡中官出差



所給原無欽差字面卽其署銜不過曰內官內臣而已  
此又特稱太監以示威重余謂文皇雖設此廠以寄耳  
目然其時貂璫未熾安得有如許雄峻之稱此必王振  
用事時另鑄以張角距迨後直之西廠瑾之內行廠階  
屬于此矣○掌廠內直房又有欽賜牙章一方凡打進  
事件奏聞者用此印鈐蓋直至御前蓋得比輔臣之文  
淵閣印亦僭紊極矣

內臣封外國王

唐末藩鎮大帥繼襲皆以內臣使其軍命爲留後旋與  
旌節此古今大弊政本朝內使出使外國始於成祖時

如內臣李興使暹羅國又太監鄭和勒兵使西洋滿刺  
加諸國不過獎勞賞賜之事唯永樂三年命內使王琮  
同給事畢進封真臘國長子參烈昭平牙爲王則銜錫  
土分茅之任且與省垣法從爲伍矣至成化四年命太  
監鄭同翟安册朝鮮世子李暉爲王已奉詔行矣巡撫  
遼東御史侯英力言同安皆朝鮮人見其王必修臣子  
拜伏之禮且墳墓宗族皆在彼中倘有囑托所損天朝  
大體非細上是其言今後賚賞仍遣內臣其册封大典  
必選廷臣有學問者充之本朝中貴膺册立之選至是  
乃止時彭文憲商文毅在閣上所聽信故能勇革弊政

未幾而汪直用事劉珝當國濁亂天下復行舊事至宏治十五年十二月又命太監金英輔李珍充正副使封朝鮮王李懽嫡長孫顛爲世子時劉文靖當國不能救正况他相哉○予所見金國所刻名弔伐錄者備載破宋滅遼廢齊諸詔令書檄及徽欽二帝在北地謝金主諸表文甚備其初與宋童貫書署題曰元帥粘罕與亡宋故宣撫使廣陽郡王闞人童貫書其後譏詆良苦時正割燕雲與宋未啟兵端也至後以納平州張覺興兵犯闕所傳檄文謂元符主亡趙佖本不當立交結宦官童貫越次僭竊以此寵任命主兵柄僞以眞王此雖敵

人誣謗然先是用賈使金已爲所輕及任制帥北征益  
狎視之最後裔夷借夏遂指以聲道君之罪然則宦寺  
出疆又不止褻國體俟御史一疏其見卓矣

賜內官宮人

葉文莊水東日記云內臣陳蕪交阯人以永樂丁亥侍  
太孫于潛邸旣御極是爲宣宗以舊恩陞御馬監太監  
賜姓名曰王瑾字之曰德潤賞賜不可勝紀陳廬陵循  
爲之志載其事如範金印曰心跡雙清曰金貂貴客不  
可殫紀且出宮女兩人賜之爲夫人日記又云幼時曾  
見蕪過太倉州封西洋寶船其勢張甚則此言不謬矣

枝山野記又以為陳符蓋蕪字之悞其時有李校尉者極諫謂奄人無辱宮嬪之禮上大怒命剪其舌後不死人戲呼為李神仙云景泰去宣德不遠故主上不以為吳誠罪且允其請耳後來世宗怒內臣侯章畜使女立置極典真英主哉

內臣李德

景泰初元上皇尙留虜廷鎮守浙江太監李德上言錦衣指揮馬順長隨王貴等罪犯亦宜取自聖斷各臣乃肆奸宄卽於御前捶死之變祖宗法度逐朝廷正人悖禮犯分聞者切齒宿衛官員無一人遮護使無內臣左

侍立各臣必生別釁此正賊臣犯闕不宜任用可任者莫若親近其意下文武大臣少保于謙等連章言馬順乃王振之爪牙王貴等乃王振之心腹黨惡既深遂謀不軌逼駕親征乘輿不返羣臣同時捶死是春秋誅亂臣賊子之大義景帝曰然誅亂臣馬順等皆王振奸黨捶死俱忠義心李德所言卿等其亦置之當時內豎盤結于內聯合于外帝卽洞知李德狂悖而終不能去且其時喜寧方被獲甫磔於市此輩尙哆口橫恣如此况平居乎○時尙寶司查究指揮同知馬順牙牌順子言其父被給事王竑捶死宜責竑尋取帝從之六科十

三道言捶死奸黨豈竑一人之力竑身爲近侍豈敢收  
匿牙牌乞改前旨令出榜會拾順牙牌者無論破損並  
許送官上乃允其議順子刀潑可恨何至遂徇所請景  
帝以英斷稱處此事却未然

內臣乞贈諡

英宗朝王振以彌天之罪僅隨衆死土木至上復位而  
葬之祠之天下以爲謬恩飲氣不平久矣至成化八年  
太監劉永誠死其侄寧晉伯劉聚奏乞贈諡并祠堂賜  
額事下所司時鄒康靖錄爲禮卿覆奏內臣無封諡事  
例唯王振會蒙先朝賜祠額曰旌忠耳上命賜永誠祠

名褒功仍以封諡事命內閣議之首揆彭文憲時上議曰王振輔英宗年久且死國事英宗非不欲重加優恤以無例止賜祠額今永誠得比振例已爲過矣又加封諡出振上則輕重失倫人心不服將來守邊者比例陳乞變祖宗法必自此始于是事得寢按鄒彭二公一言而止內臣濫恩功亦偉矣但不能明數王振濁亂天下失陷乘輿之罪反以從龍死事褒之卽能回天聽亦詭遇之獲耳其時憲宗倘以永誠生前西征功次當得卹典爲言又何以措辭所幸此時汪直未熾梁芳未進無人導上鑿混沌竅耳○舊恩澤諸封至嘉靖初悉除直



是宇宙大快事而武清靖遠彭城惠安諸伯以及劉聚之寧晉猶得承襲論世者尙不免扼腕然自正德八虎以後內官子弟亦無敢以封拜請者矣

內臣妾抗疏

弇州紀奇事天順初賜太監吳誠妻南京莊田以椽人授室爲異尙未知誠前事也誠先於正統十四年隨太上皇車駕北征陣亾至景泰二年八月吳誠妾姚氏奏稱誠存日曾於香山置墳今欲將其所遺衣冠招魂安葬景帝允之按此則內臣嫠妾蒙上恩禮已爲叛見至於生前畜妾歿後陳情一如所請則太祖初厲禁可直

付高閣耶古來宦官有妻者多矣未聞買妾且以聞之  
至尊廷臣亦不以爲駭怪何耶○吳誠卽世所傳建文  
帝歸闕內侍輩辨視云誠曾伏地舐賜籩肉者是也○  
成化五年內臣龍閏娶南和伯方瑛妾爲妻上命離異  
成化十二年太監常英藏匿妖人侯得權妻以爲養女  
後謀逆事發被誅蓋其時內臣有妻女相沿成俗矣

### 對食

太祖馭內官極嚴凡極人娶妻者有剝皮之刑然至英  
宗朝之吳誠憲宗朝之龍閏輩已違禁者多矣今中貴  
授室者甚衆亦有與娼婦交好因而娶歸者至于配耦

宮人則無人不然凡宮人市一鹽蔬博一線帛無不藉手苟久而無匹則女伴俱姍笑之以爲棄物當其講好亦有媒妁爲之作合蓋多先締結而後評議者所費亦不貲然皆宮掖之中怨曠無聊解饑止渴出此下策耳近日福建稅璫高竊妄謀陽具再生爲術士所惑竊買童男腦髓啖之所殺穉兒無算則又狠而愚矣按宮女配合起于漢之對食猶之今菜戶也武帝時陳皇后寵衰使女巫着男子衣冠幘帶與后寢居相愛若夫婦上聞窮治謂女而男淫廢后處長門宮此猶妖蠱也至元魏孝文帝胡后與中官高菩薩淫亂則又不知作何狀

矣余向讀書城外一寺稍久與主僧習寺中一室扁鑰甚固偶因汎掃隨之人則皆中官奉祀宮人之已歿者設牌位署姓名甚備一日其耦以忌日來致奠擗踊號慟情踰伉儷余因微叩其故彼亦媿媿道之但屢囑余勿廣告人而已

內臣交結

天順八年英宗大漸學士錢溥先以史官教習小內侍至是溥所教內官典璽局丞王掄者以次當柄用結溥草遺詔爲鄰居內閣學士陳文所發謫知縣隆慶六年穆宗大漸內閣大學士張居正以遺詔諸事密傳司禮

太監馮保爲同事大學士高拱所見面叱之不數日穆宗升遐拱反被逐事雖同而所託異故成敗天淵

懷恩安儲

唐世中葉後宦官廢立竟成恒事宋唯宣和間宰相王黼結宦官梁師成動搖東宮謀立鄆王然終於無成本朝家法至嚴絕不聞此事唯成化間牛玉易后一事最爲異變然旋正法矣今觀故太監懷恩事蹟謂其同類梁方等導上侈費帑藏一空上閱之不懌有吾不與汝算自有後人與汝計之語蓋指東官也方等懼甚時上鍾愛興王乃謀進言於昭德萬貴妃勸上易儲位因以

興王爲昭德子上意已動謀之于恩恩以死拒不從上  
恚詔發往鳳陽司香恩旣去覃昌當軸憂不能支或爲  
之計勸上改謀於輔臣萬安劉珝等皆默不應會泰山  
震內靈臺奏泰山震方應在東朝必得喜乃解上始詔  
爲太子選妃而儲位安矣審如此言則孝宗龍飛當以  
懷恩爲首功覃昌次之而內臺諸璫亦當受上賞蓋天  
祚神聖使左貂輩亦獲收羽翼之勛未可謂其誣也○  
聞劉珝亦有密疏力諍易儲

劉聚封伯

成化七年太監劉永誠以征延綏功封其姪聚爲寧晉

伯再以功得世襲嘉靖初年一切恩澤封拜凡中貴子弟若太監張永兄泰安伯富永弟安定伯容太監谷大用兄高平伯大寬弟永清伯大亮太監馬永成姪平涼伯山太監魏彬弟鎮安伯英太監陸閭姪鎮平伯永太監裴義子永壽伯朱德盡數革爵唯聚得存自憲廟迄今一百四十年傳襲十輩握兵符掌樞府者不絕果何功德以堪之今京師大家所張圍屏多畫劉永誠西征事者自選人內廷以擊米多力見知於上遂被任使至御馬太監出征入陣帶假髯以衝鋒至凱旋受賞諸得意狀竟不知皆實事否也永誠死上賜特祠額曰褒

功則勞績或有之然昭英宗於土木者爲王振亦先得  
賜祠曰旌忠則此祠額亦不足尙矣劉永誠小名馬兒  
至今京師人猶以此稱之

### 何文鼎

太監何文鼎者浙之餘姚人少習舉業能詩文壯而始  
閹宏治間供事內廷時壽寧侯張鶴齡建昌侯延齡以  
椒房被恩出人禁中無恒度文鼎心惡之一日二張入  
內觀燈孝宗與飲偶起如廁除御冠于執事者二張起  
賊頂之又延齡被酒奸污官人文鼎持大瓜幕外將擊  
之賴太監李廣露其事僅得脫次日文鼎上疏極諫上



怒發錦衣衛拷問主使者文鼎對曰有二人主使但拿他不得又問何人曰孔子孟子也上怒不解御史黃山等皆力救之不從爲孝康張皇后杖死於海子尋上自聞拽御前銅缸有聲其聲若文鼎訴冤者會清寧宮災刑部主事陳鳳梧應詔陳文鼎之冤上大感悟特命以禮收葬且御製文祭之於時詞林某公有詩弔之曰外戚擅權天下有內臣抗疏古今無又云道合比干唯異世心於巷伯却同符詩雖不佳亦指實也其後世宗人紹不復加禮於昭聖而張延齡被訐上必置於極法而後已蓋追恨往事云○正德間有太監崇和和者鎮守雲

南之金騰一日過路江安撫司送過江銀三百兩又景東蒙化二府各饋年例銀若干和郤不受乃曰是看我內臣素低耳因悉言生平與何文鼎爲友蒙孝廟見知因以各屬所賂建橋修寺毫不以入帑夫寺人亦知慕其類之賢者而稱說之且飭簞盞乃爾今之仕紳視此輩有媿色矣○陳鳳梧者起庶常官至右都御史贈工部尙書亦正嘉名臣也所輯有周禮會雋一書頃司禮印璫陳矩重刻邱文莊大學衍義補成卽議刻此書未知已竣事否邱書以不議內臣陳則以雪何文鼎冤故大璫德之于其遺編猶注意如此

內臣何文鼎

再見

宏治始初長隨何鼎奏官可幸得則朝廷不尊祿可乞  
求則官爵不重如錦衣衛官校行事得陞蓋因國初人  
心未定故暫爲此懾伏姦雄之具此一時之權也後以  
爲例往往行事得陞故本朝衛官多不啻數百糜費廩  
祿殊失祖宗建官本意繼例而陞年久益繁况乞恩傳  
奉非治世美事皇上御極之初灼見其非已行沙汰中  
外稱快但其間猶多漏網近來復有黃緣以啟倖門者  
伏望聖明特敕吏兵二部審覆文非考本等程式者武  
非軍功新行事陞者自天順元年至今一切革去以杜

倖門上命所司查議以聞吏部覆奏長隨何鼎所言請革傳奉乞陞事前此傳奉官自本部因科道交章論劾已奏汰五百六十餘員此外唯中書舍人萬宏珙劉章劉銳三人係大學士萬安等子孫存留未汰蓋當先帝時亦嘗沙汰傳奉三人奉有蔭授不動之旨故本部覆留非無故脫漏近太醫院降職院使方賢奏求復職致任及太常寺請復革罷傳奉司樂徐起端本部俱執奏不可初未嘗輒徇其請是傳奉倖門未嘗開也今鼎欲審查天順以來文非考中武非軍功者一切革去其意甚美但天順改元至今三十餘年其倖進者無幾間

亦有轉遷別官者如前大學士李賢子瑋今陞至尙寶  
司卿劉定之子稱今陞至南京尙寶司丞蓋由歷俸年  
深循資陞職非無故而陞者近商輅子良輔除工部主  
事孫汝謙除尙寶司丞御史鍾同子越除通政司知事  
之類蓋由恩蔭授非無階而得者此外又有保陞爲太  
醫院官爲欽天監官爲工部所屬衙門官爲五府都事  
等官及跟隨總兵等官書辦官者亦非全是傳奉人數  
今若概行查革將不勝其革且有不可革者伏望皇上  
鎮以安靜不追既往今後內外大小官員俱照舊額隨  
缺選補自然奔競可息若往者方革而來者未已則亦

何益從之兵部覆奏何鼎疏備查武官由緝事陞職及  
先次并例後傳乞陞者都指揮同知覃昌等百二十人  
上請去留上命俱留待各子孫襲代之日照例定奪文  
鼎此疏柳僥倖重名器有大臣言官所難言者時馬鈞  
陽長兵部尙以去留兩請至三原方秉銓乃云未有傳  
奉且以諸輔臣任子爲言以柱鼎之口其說竟不行孝  
宗新卽位方求言若渴乃大臣之見反出寺人下惜哉  
至宏治五年則鼎已爲惜薪司左司副又奏通州倉糧  
儲一時權置初非經久軍士不便于關支警急不便於  
防守請於都城隙地增置倉廩移通州倉糧於其中且

請修濬大通橋以東石閘河道令漕舟直至橋下以省  
輓運之勞戶部以爲京倉之建固善但時詘未可舉河  
閘請試之而行上是之自是大通河至今爲百世利而  
京倉則不盡行鼎之悉心體國朝士所不逮也二疏關  
係甚大故載之稍詳至十年又以直言繫錦衣獄刑科  
都給事中龐泮等監察御史黃山等合疏共救謂鼎素  
著狂直宜加褒顯或曲賜優容上曰內外事體具有舊  
規爾等何由知其事皆詰責罰俸繼禮部主事李昆吏  
部進士吳宗周又各疏論救皆卜其章於所司最後則  
戶部尙書周經等又公疏云臣等備位大臣不能救正

有媿于鼎多矣其言稍峻上大怒誚讓當重究姑宥之  
時屠鄆縣請爲冢宰不列名疏首蓋畏禍也鼎卽于是  
時死杖下矣次年清寧宮災陳鳳梧以刑部主事應詔  
上言何鼎之寃上始感悟昭雪賜祭其詳在建昌侯張  
延齡事中語具前卷○鼎名後去文字止單名鳳梧疏  
中尙稱文鼎按鼎死之次年李廣亦服毒死廣以左道  
蠱上得寵鼎之得罪雖以彈二張寶廣承中官意殺之  
時用刑者爲司禮內臣李榮鼎至死罵不絕口

內臣蔣琮

附繼曉

故禮部左侍郎李孜省太常寺卿鄧常恩趙玉芝等先



以孝宗登極俱削秩謫戍邊衛矣是年十一月以赦當  
還于是印綬監太監蔣琮上疏謂諸人罪大罰輕而間  
住少監梁芳韋興陳善等皆罰不蔽辜上允之命俱逮  
下錦衣衛未幾孜省不禁拷掠死獄中蓋是時懷恩方  
自南京召還掌司禮印上雅信重之故琮言得行未幾  
懷恩卒常恩王芝俱貸死仍戍邊衛竟逃極典倘世宗  
初政有如懷恩者在左右則何澤之說行矣○宏治元  
年十一月誅妖僧繼曉初刑部擬繼曉當死但事在赦  
前宜發爲民上改命刑科都給事中陳瑀等御史魏璋  
等看詳謂曉罪大部擬不當宜并治太監梁芳引進繼

曉之罪上是之命斬曉于市芳旣充淨軍姑貸死發南  
京守備加杖八十仍充役時蔣琮正爲守備芳之得痛  
決不必言矣刑部尙書何喬新等俱命奪俸有差按李  
孜省未及擬罪而斃於獄先朝諸妖黨僅曉一人正法  
耳曉爲湖廣江夏人始以貪淫欺妄楚府事覺走京師  
夤緣梁芳以星命進上見之大寵幸賞賚不貲請給護  
勅旌其門曰孝行其母本娼也亦被旌表請故太監蔡  
忠都督馬俊二宅以居賜門額曰輔教寺又起大寺名  
大鎮國永昌寺上親幸焉所居前後多置婦女及回湖  
廣以黃帕裹其一臂云爲御手所執其事與宋朱勔及

嘉靖中談相畧同史稱繼曉屢進邪說有人所不得聞者此蓋房中淫褻之術也孝宗在青宮必具悉其詳故獨斷誅之且沒妻子爲奴婢其家云琮後與同類相訐亦充孝陵淨軍而梁芳遂同汪直名還矣去邪之難如此蔣琮守備南京最久屢與言官爭論求勝遂爲公論所憎

內官張永志銘

余讀楊文襄石淙所爲司禮太監張永墓志不過鋪敘永平生寵遇及征安化王寘錡隨武廟南征宸濠與誅劉瑾之功他無所增飾其視唐李文饒爲中尉馬存亮

等諸碣過譽不情亦大有間矣乃張蘿峰譚楊受永弟  
容賂黃金二百兩因而諛墓遂追所受潤筆盡奪其官  
爵致楊疽背死噫亦甚矣楊從田間起西征實與永同  
事誅瑾之謀又自楊發之生平相知固不可諱然張永  
在內臣中建大功亦不止誅瑾一事宸濠被擒後江彬  
等誘上仍縱之大江與戰而獲之以居功非永彌縫其  
間則王守仁就逮而濠逸去天下事去矣昔李文饒之  
平澤潞亦仗內使楊欽義爲之奧主始克奏績稔平後  
詔告四方云逆賊王涯賈餗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益  
涯等爲太和故相甘露之變謀誅宦官事敗而死故德

裕以此語悅宦寺此等險譎恐文襄所不屑爲者若詭  
遇而獲功名不終則楊石淙與李文饒古今一轍也近  
日江陵公之與馮璫亦然○古來宦官冒武功固多然  
未有被編摩之賞者獨嘉靖初年修獻帝實錄成首揆  
費鉛山等諸公請于上歸功司禮太監張佐等數人得  
旨各蔭弟姪一人錦衣世襲指揮等官則真千古創見  
之事又唐時所無者

### 二中貴命相

陳瑩中抗論二蔡萬死不顧而獨喜談命蔡元長視日  
不瞬瑩中謂此至貴之相然恃其目力敢與太陽爭光

他日必爲巨奸則星相二家賢者猶篤信之如此近日此二種人最行都下亦有極奇驗者正德初內臣于喜以鐘鼓司選入舊入此者例無他選謂之東衙門諸監局所不齒于以長軀偉貌偶得選改爲傘扇長隨但日侍雉尾間亦賤役也一日出外同伴侶坐玉河橋時新暑各解衣置欄杆上笑語旁一人過熟視于曰公何姓且夕且大貴于大喜起詢之則曰從此卽得蟒玉掌內外柄極富貴者十年然命止此過其期則仍如今日衆譁駭而侮訕之其人且云只三日內吾言驗當來取賞諸公皆其證也于還內正值午節武宗射柳命諸璫校

獵苑中設高麗陣仍設莫離支爲夷將比立御營則上自坐纛下親申號令以唐兵破之敗者行軍令能入者與蟒玉諸內侍雄健者策馬以往屢衝不得入左右曰如于喜長大或可任此上回顧頷之昇擐甲冒帶假髯作小秦王裝束儀形頗偉岸可觀甚愜上意命以所御龍駒借之喜據鞍揮策馬顧見喜狀素所不習大驚狂騫直突莫離支中軍各營披靡解散天顏大怡卽賞蟒玉如約時從玉河橋還正三日矣自是日爲上所寵眷出鎮宣府大同入掌各監局稔惡者十年而武宗升遐肅皇入纘素知其罪僅在八黨之下偶一日問汝姓爲

于耶對曰然上又曰爲俞爲余耶對曰奴婢之姓爲于  
字躄脚者是也上怒曰于爲于字躄脚汝敢爲謾語侮  
我卽褫其蟒玉收繫治罪得諸不法謫爲孝陵淨軍盡  
籍其家至嘉靖四年復入京自辨仍加榜掠遣歸伍凍  
餓死萬厯初有浙之紹興人朱陞者粗知文理來京師  
困極一飽不可得偶問命於肆日者得支干而異之歎  
曰怪哉是當刑而富貴且久朱笑曰時非角逐豈能如  
英布黔而王哉歸益貧無計心念日者言遂決計自官  
投大璫張大受名下大見信愛張乃馮保上佐也因亦  
爲馮保所器屢掌廠局賜蟒玉提督武英殿其田產第



宅爲一時所艷稱馮璫敗同大受等罷逐今猶居都城  
闔閭中厚自奉養家尚殷富頗好書畫尊彝之屬至不  
自揆冒認朱相國金庭同宗與其疏族稱昆季狙獾閃  
爍猶然山會胥吏伎倆也今老矣子亦識之一日遇一  
武英殿中書同席輒詫曰此故我屬吏奈何敢講敵禮  
余爲之掩口○內監輩得志多無忌憚如梁師成之父  
蘇子瞻童貫之父王禹玉皆是然而蘇王子孫終得其  
力且二公亦因而昭雪自是怪事近日王笠川進士繼  
賢少年勵志讀書以愆念煩熾去其外腎遂作宦者狀  
聲貌全如婦人辛丑登第後諸闈驕于上前指王名云

吾曹中已有甲榜宣力于外者矣上詢知其故亦爲啟齒羣闈出外抵王寓稱賀不絕求附氣類王大恚避入西山其作令清苦故是欒巴一流人也

內臣何澤

正德十六年七月世宗新卽位先下詔求言至是御馬監丞何澤應詔陳事已獲俞旨旣而又言近習及二十四監局奸利事卽被嚴譴榜掠發充孝陵淨軍其疏旣不下又命取通政司副本滅之御史成英上言澤得罪非上意乃監局同類嫌其相攻構陷至此先帝時內臣邱岳范亨皆有除奸之志逆瑾與八黨致之死上誤先

帝幾危宗社今岳等之冤方雪而澤之事又似之臣所  
爲陛下惜也宜召澤復職諸奸則據法罪之疏入僅報  
聞而已澤疏讜直不避同事之怨其忠誠與何鼎不畏  
中宮直攻二張無異均是呂強鄭衆之流但孝宗溺於  
孝康之愛漸成畏憚鼎言不行而死良亦有由世宗初  
政如劍鋸出匣何以謫澤且并沒其言耶闍寺輩本不  
乏善良值此兩聖主當陽尙不免誅貶欲其內廷匡救  
難矣兩內臣俱何姓亦奇但鼎卽承卹典澤他日昭晦  
與否則不可攷矣

內臣掌兵

嘉靖八九年間革各省鎮守內臣兵部尙書李承勛因及騰驤四衛詭冒依附者內臣爭之言禁軍隸兵部不便往歲彰儀門之破虜騎東市之剽曹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得號名易集下兵部再議承勛言往年正以兵歸闕寺致亂彰儀門之役由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太監曹吉祥也內臣始杜口上從其議今宦官雖不典兵而勇士四營仍屬其提督不知何故

### 鎮守內臣革復

鎮守內臣之革在嘉靖九年十年間天下稱快此正張永嘉入相時也至十七年而太師武定侯郭勲奏請復

之上許雲貴兩廣四川福建湖廣江西浙江大同等邊各仍設一人中外大駭時任邱李文康當國不能救正人共惜之十八年四月以彗星示變將新復鎮守內臣盡皆取回遂不再設距用郭言甫匝歲耳是時當國者爲夏貴溪而嚴分宜爲大宗伯題請得旨其功亦不細今人但知裁革鎮守歸美於永嘉而夏嚴二公遂不復齒及豈因人而沒其善耶抑未究心故實也

內臣護行

大臣唯輔臣起家及謝事歸里恩禮隆重者特遣行人宣名及護行若以內臣隨侍則唯永樂間楊榮成化間

李賢劉吉三公俱閔臣丁憂俱奪情復任遂用內臣輔  
送促其來視事此後更無同行者况婦人乎唯世宗朝  
及今上初二事最奇嘉靖十九年秉一真人少保禮部  
尙書陶典真奏爲懇乞天恩奉安雷壇以光聖典事先  
是差官於臣原籍湖廣黃州府黃岡縣團風鎮增修雷  
壇今已落成欲令臣男太常寺丞陶世恩臣婿博士吳  
溶前去奉安併送臣妻一品夫人袁氏祖塋祭掃用彰  
皇上敬神勸孝大典乞量給應付奉聖旨覽卿奏工成  
令男奉母安神祭掃朕心喜悅着兵部便行水陸應付  
遲誤了的不饒還差內官一員去寫勅與他時陶尙行

舊名也其後萬歷六年少師閣臣張居正歸葬上命奉母一品太夫人趙氏來京仍着差去司禮監官魏朝伴送登途至十年居正歿上又念其母高年在京命司禮太監陳政護之還鄉近代內臣伴行唯見此兩家蓋本朝未有之典也此二嫗者一配方士一生權相遂叨非常恩遇他日時移事改徒足供後人評笑一時寵榮皆罪案耳

內臣兼掌印廠

司禮掌印首璫最尊其權視首揆東廠次之最雄緊但不得兼掌印每奏事卽首璫亦退避以俟奏畢蓋機密

不使他人得聞也。歷朝皆遵守之。至嘉靖戊申己酉間始命司禮掌印太監麥福兼理東廠。至癸丑而黃錦又繼之。自此內廷事體一變矣。世宗神聖以至今上俱太阿在握。可無過慮。倘此例他日踵行。亦肘腋之憂也。○萬曆初年馮保亦兼掌東廠。馮保之後則有張誠、張之後則近日陳矩俱以掌監印帶管廠事。

### 馮邦寧

馮邦寧者，璫保之姪。以恩澤歷官左都督，恃保勢橫于長安。莫敢與抗。偶與江陵之長班名姚曠者遇，訶辱之。曠不遜，因相爭鬪。為邦寧之徒御，箠擊稍過，歸訴於主。



人卽遣人述其事于馮璫璫呼邦寧至杖之四十褫其冠服不許朝叅當時江陵曲媚馮以固權寵而能折辱其姪乃爾璫以江陵片言不難答猶子以謝過似非他內官所及○邦寧又遇大司寇劉白川應節不避道劉叱之下馬今六卿未必有此事矣

馮保之敗

大璫馮保之敗也王弇州所紀謂出於張誠此向來士大夫皆云然不獨弇州也此一說也至乙酉年麻城周二魯宏禴疏論李順衡植謂李之叅保繇大璫張宏授意門下山人樂新爐轉授李使擊保去宏因得掌司禮

監李以此與張宏爲刎頸交李自云受皇上異眷每于  
內廷呼李植爲我兒亦出張宏之力此又一說也至戊  
子冬東廠張鯨之敗閣部大臣以至南北科道或公疏  
或單疏無一人不劾鯨者科臣李沂受杖至慘尋幾死  
時皆謂鯨陰佐翼坤官鄭貴妃有立幼之謀事關宗社  
故一時朝士昌言鋤去真可謂公忠乃聞一二大君子  
微不滿此舉謂其中別有竅妙當保盛時羣璫劫于積  
盛莫敢櫻其鋒惟鯨爲上所親信且有胆決密與上定  
謀決計除之鯨以此受知越次掌廠旣久用事復將讓  
張誠位而據之且誠本馮保餘黨唯時在事大僚曾受

馮保卵翼者思爲保復仇且結張誠歡故出全力攻之  
言官不過逐影隨波而已此又一說也三種議論俱有  
根據然官府事秘莫知誰屬近見一大璫所述則云馮  
保一案實出張鯨手而鯨爲張宏名下官人宏知其謀  
曾密止之則後一說似確且鯨掌東廠旨下之日李順  
衡卽于是日上叅保之疏不踰時刻則或有承望亦未  
可知大抵權璫盤踞深固非同類相戕必難芟翦如憲  
宗朝汪直則尙銘擠之武宗朝劉瑾則張永殪之外廷  
儒臣安能與魚程仇田爭勝負也○先是劾張鯨時御  
史馮象乾語最峻且切責三輔臣不能主持匡正大

怒下鎮撫司打問三輔力救至云願與象乾同受刑拷  
上始收回成命而給事李沂疏繼之上怒加甚亦命下  
詔獄且有好生着實打着問之旨葢用強盜例也拷竟  
又命廷杖六十爲民近來言官得譴未有拷打與廷杖  
并于一人一時者葢沂本內有密獻珠寶之語觸上所  
深諱故輔臣苦諍不能得其後說者謂馮疏爲閣臣授  
意故以生死爭之而李疏乃出張誠假手不意掇禍至  
此他日薦起建言諸臣唯李沂不甚推轂亦此說尙在  
人口也張鯨以戊子冬見逐次年己丑復名入言官爭  
之上皆不報張誠已兼掌東廠故鯨不得再預廠事比

聖朝系 卷二 三  
誠敗受禍較鯨更慘時鯨尙在御前供事且官爵家產俱無恙其先得罪者亦唯司房邢尙智謫戍及弟張書紳革任而已

大璫同姓

今上旣逐馮保後以張宏代之未幾宏卒次及張誠誠從楚籍沒故相還京卽繼宏掌印時東廠則張鯨督工則張信秉筆大璫日在左右者又有張明張維張用張忠張朝張楨張仲舉等其他監局司印姓張者又十餘人俱在戊子己丑之間可謂極奇未幾鯨爲南北大臣及科道聚劾以出又數年而誠亦見逐被籍其中張維

者今罷閑居私宅好作律詩亦整妥作字學文衡山頗  
得其貌自稱燕山廢叟每以此署名刺喜交士大夫亦  
此輩中之向上者余亦曾識之○張維曾掌兵仗局今  
上冲年取兵器戲玩以直諫忤旨又以好文爲上所知  
呼之爲秀才張頗見禮重

### 張誠之敗

張誠自張鯨失權遂兼管廠印凡八年號稱馴謹政府  
與交歡無間卽科道諸臣亦無以驕恣議之者其人稍  
知文藝以呂強鄭眾自命時上頗耽麴蘖與居稍違節  
以及宮婢小豎多死挺下誠輒執古誼以諫上爲之霽

威曾于邸報中見己丑年上手諭一道獎誠首句爲諭  
忠輔張誠知道其眷倚如此既而又兼綰御用監印則  
以司禮東廠又帶羶腴衙門同類已側目而內夫人郝  
金鳳之死誠實主其謀內廷咸怨之會其弟張勳俗呼  
老五者與慈聖太后弟武清侯締兒女姻上聞之震怒  
其儕類始進讒謂誠家富踰天府上益心豔思以法籍  
之而其家僮霍文炳者用誠力冒功得錦衣副千戶又  
自以并功進指揮同知則本兵石星擅允其請不以上  
聞時文炳已貴至僉書南鎮撫司值考察軍政爲科道  
所劾上謂文炳冒功罪大何以不言石本兵具疏自劾

上怒不解遂併文炳及弟張勳輩數十家產盡沒入官  
誠降奉御謫南京再謫南海子窮困以死然而士大夫  
或以爲罪不蔽辜最後張勳論斬竟死西市益上素憎  
臣下結交外戚故勳無大惡竟罹極典豈其罪浮於馮  
邦寧輩耶識者冤之

霍文炳併功

方霍文炳併職事起上以兵科不糾盡行謫逐旣又以  
兩京科道不行糾舉凡先後掌印者俱降外尋又俱爲  
民時有刑科都給事中侯廷珮者於誠初敗極數誠罪  
狀謂近旨處分尙輕時誠僅革任閑住上爲改降南京



亦未有籍產之令用廷珮言始盡行抄沒上仍詰責廷珮云張誠巨奸爾等如何先無一言之忠今已發露方行叅劾其於觸奸指佞之責何在始不究蓋聖主行其言而已薄其人矣時刑科給事徐成楚者與侯同籍素不睦遂指成楚他疏內慎刑一語專爲救張誠以激上怒成楚謂臣疏並無張誠字面廷珮以此陷臣自爲容悅計且誠陰事上自發之廷珮卽百喙何益上皆不問按往日張鯨之逐言路彈章山積至內旨嚴罪張誠事後助焰者則僅廷珮一人而已且波及同官同年以洩私忿尤爲一時所駭云○文炳籍後有空房爲鄒泗山

洗馬貨居中貯藏二萬餘金不以聞官旋奴隸輩爭  
金事發鄒至褫職追贓鄒盡鬻其衣裝諸壬辰乙未二  
科分考門生劇金代償始克畢事時洗馬尊人素嚴聞  
之恨怒泗山不敢歸至庚子始抵家或云其京師門下  
士王良材者儻以奉其師鄒初無成心也丁酉秋應天  
河南又有程策雷同事爲時所譏亦泗山將差南京主  
考而中罷因兩畀所厚云

內官勘獄

癸卯冬妖書事起言路之媚首揆者欲坐郭江夏時郭  
已去國尙滯潞河僮婢星散友朋亦無一敢往視都下

九卿及法司臺省錦衣衛奉命同鞫上遣大璫陳矩監之大臣輩莫能發一語時攻江夏者亦在列其言雖無人附和然事久不決蔓延浸多會捕得狂生皦生光者云曾造飛語挾詐鄭戚有據御史沈裕曰不如意以此事坐之陳應聲曰極是諸公始首肯立議陳人內又宛轉達于上皦生光磔死江夏始得免昔歐陽永叔爲蔣之奇諉以甥女事賴法官蘇安世及中使王昭明得雪石守道爲夏竦諉以詐死欲斲棺驗之亦賴漕臣呂居簡并內遣中官張主得免於禍嘉靖初張永嘉欲逮楊新都間亦司禮大璫力抗而止今上初元張江陵馮保

以王大臣事欲陷高新鄭以司禮張宏力阻得寢今江夏事亦然士大夫居風紀獻替之地其識見反出紹璫下蓋自古然矣陳矩故與沈四明暱厚此舉尤爲士林所美云○皦生光本名楊本文安縣庠生以無行被斥貌寢陋性狙險故與鐵嶺李氏游會李如松戰死遼左時其父寧遠伯李成梁以故帥留京師奉朝請皦具雞黍往奠痛哭竟日不輟聲成梁怪之出慰曰子意良厚然吾兒與子交情不至此子且休矣皦曰我非哭令子乃哭我命薄也令子許我得天下日爵我通侯今已矣是以悲不自制耳成梁驚懼亟以千金賂之得止他無

賴事尙駭都人類能言之然此段已足死矣○陳矩安  
肅縣人父虎本農家一日邑中踐更舁迎中使以供具  
不時被笞歸而發憤卽閱其長子得供奉內廷曾以司  
禮典簿同張誠輩籍沒馮保至是遂長司禮又一日復  
當踐更舁迎過客亦受笞問貴客何人云進士也卽令  
次子就外傳旣而登壬辰進士迄兩遂其志亦奇事也  
進士名萬策恂恂長者困公車二十年甫得第就教職  
僅轉國博而卒其子承伯父蔭今爲緹帥余遊西山玉  
泉寺見楣間有矩詩牌詞翰俱不工但其印章曰白眉  
中使似亦不甘與儕輩爲伍者

尙衣失珠袍

萬曆三十二年尙衣監失御前珍珠袍一件上震怒命司禮掌印太監陳矩拷究袍房內臣田進等三人以夙仇互訐各受酷刑竟無蹤跡田進尋瘐死餘充淨軍後乃知上前一貫顯宮女卽內中稱爲某太者盜與菜戶內官斥賣久矣然憚此官人爲主上信用且事屬旣往遂不復窮詰○內府盜竊乃其本等長枝偶私攘過多難逃大罪則故稱遺漏付之一炬以失悞上聞不過薄責而已如嘉靖四十五年二月供用庫大管庫暨盛與其黨盧添保等捏報被焚香料至十八萬八千餘斤爲

同類發其奸世宗下之獄命給事張岳等嚴查始知該  
庫所焚乃別物非香也俱盛等侵匿妄報上大怒悉如  
律治罪此偶敗露者僅十之一耳又其時上索真龍涎  
甚急遍覓不得戶部尙書高燿百方高價購之僅得八  
兩云買之民間實亦內臣盜之內庫

門豎償命

庚子辛丑之後礦稅內使橫于大地中叅督撫酖按臣  
視爲恒事至于守令以下但云阻撓卽遣緹騎但云貪  
肆卽行追贓直奴隸視之而已歲丁未外吏大計旣竣  
正月末旬前任秦興知縣龍鏜者以重貶行鬱悒成病

扶曳出廣渠門管門內使邢相等索賂放行鏜矣囊空  
匱不能滿所欲遂聚毆之尋釋去數步卽仆地初猶謂  
暴疾試掖之則僵臥氣絕矣事旋上聞上怒甚下法司  
訊治坐邢相抵償再審則趙祿奮拳乃改坐祿死相等  
數人俱遠戍時鏜病已殆卽不毆亦必殞中途邂逅諸  
暴遂促數日之命凶監輩俱得正法自礦稅興後中人  
得罪未有如此快心者一時閭宦爲之喪氣比季春下  
第諸士還里出城亦得稍減需索云

箭樓

京師正陽門樓燬于火庚戌年議重建時內監同工部



官估計營繕司郎中張嘉言楚人也素以負氣稱內監屈指云當用銀十三萬張大怒厲聲云此樓在民間當費三千金今天家舉事不可同眾宜加倍爲六千諸大璫忿極氣滿口重不能辨詰但奮拳欲毆之時監督科道在列亦不出一言剖析但勸解散去次年大計張竟以不謹被斥所坐事雖多此亦其一端也後數載箭樓已成問之計部諸君云動工銀三萬蓋初估爲張所訛其後終不能滿內璫之欲也張起家司李好與人訐且自尊大以故屢躓宦塗其正郎乃自憲幕遷入列銜爲署郎中事都察院經歷同寅戲之曰君名位已尊今後

行文移牌票可竟書爲本部院矣蓋總制大臣以部堂兼中丞者方有此稱故用以爲謔張雖不堪然默無以應

陳增之死

礦稅流毒宇內已無尺寸淨地而淮徐之陳增爲甚增名下叅隨程守訓者徽人也首建礦稅之議自京師從增以出增唯所提掇認爲姪婿又不屑與諸叅隨爲伍自納銀助大工特授中書舍人直武英殿自是愈益驕恣署其銜曰欽差總理山東直隸礦稅事務兼查工餉以示不復服屬內監旋于徽州起大第建牌坊揭黃旗

於黃竿曰帝心簡在又扁其堂爲成有一德是時山東益都知縣吳宗堯疏劾陳增貪橫當撤回守訓乃訐宗堯多贓巨萬潛寄徽商吳朝俸家上如所奏嚴追宗堯徽人與朝俸同宗也自是徽商皆指爲宗堯寄贓之家必重賂始釋又徽州大商吳養晦者家本素封蕩盡詭稱有財百萬在兄叔處願助大工上是之行撫按查覈守訓與吳姻連遂僞稱勘究江淮不法大戶及私藏珍寶之家出巡太平安慶等府許人不時告密問理凡衣食稍溫厚者無不嚴刑拷詐禍及婦孺矣又署棍徒全治者爲中軍官晨夕鼓吹舉砲時巡南畿者爲御史劉

曰梧遇之於途見其導從旗幟弓戟較督撫加盛令呵止之程以彼此奉使爲答劉竟無以難之唯稍畏淮撫李三才不敢至李所住秦州李亦密爲之備佯以好語陳增曰公大內貴臣廉幹冠諸勅使今微有議者僅一守訓爲祟耳他日壞乃公事禍且及公虎雖出柙盍自縛而自獻之增初問猶峻拒旣又歆之曰守訓暴斂所入什伯于公公以半獻之朝以半歸私帑其富可甲京師也增見守訓跋扈漸彰不復遵其約束心愠已久因微露首肯意李中丞覺之潛令其家奴之曾受守訓酷刑者出首於增云守訓有金四十餘萬他珍寶瑰異無

箕并畜龍鳳僭逆之衣將謀不軌李又怵增急以上聞  
公不第積謗可雪上喜公勤卽司禮印可得也增以爲  
誠言果以疏聞上卽命李三才捕送京師治罪及追所  
首多賊增以失上佐跡已危疑其部曲亦有戒心所賒  
取不能如歲額上疑增屢歲所剝奪且不貲又苛責之  
李中丞又使人脅之謂閭臣密揭入奏上又允矣又曰  
某日緹騎出都門矣增不勝愧悔一夕雉經死名下狐  
鼠懼罪卽時鳥獸散去其署中所蓄中丞簿錄以獻江  
淮老幼歌舞相慶說者云淮撫匿增金錢巨萬所進不  
過十之一二耳此固未足信卽有之誅翦長鯨其功不

細以此酬庸亦何不可

宦寺宣淫

比來宦寺多蓄姬妾以余所識三數人至納平康歌妓  
今京師坊曲所謂西院者皆作宦者外宅以故同類俱  
賤之不屑與齒然皆廢退失職及年少佻達者爲之若  
用事貴珥極諱其事名下有犯者必痛治或致斃乃已  
則猶愈于高力士之娶李元晤女李輔國之娶元擢女  
也擢女卽元載從妹今猥下婦女多與此輩往還至有  
暱愛宦官棄其夫而托身者此唯京師有之其內宦儕  
輩中亦或爭妍鬪毆然不敢聞之官蓋以國家有厲禁

也頃者邸報中見禁中獲婦人男裝者訊之則宦官包  
奸久而逋其夜合之資匿避內府不出以故假衣冠闖  
禁廷索之旨下宦官付司禮監婦人付法司後不知究  
竟如何及見石允常傳則國初更有異者允常爲浙之  
寧海人舉進士爲河南按察僉事微行民間聞哭甚悲  
廉知其女爲闖宦逼姦而死因聞之朝捕宦抵罪此洪  
武末年事景泰元年大同右參將許貴奏鎮守右少監  
韋力轉恨軍妻不與奸宿杖死其軍又與養子妻淫戲  
射死養子事下巡按御史驗問天順元年工部右侍郎  
霍瑄又奏力轉每宴輒命妓復強取所部女子爲妾上

怒始遣人執之天順六年守備大同右少監馬貴收浣衣局所釋婦女爲妻爲都指揮杜鑑所訐貴服罪上命宥之天順七年協守大同東路都知監右監丞阮和娶妻納婢又拷掠軍士甚酷爲其所訐命錦衣官密察得實上亦命宥之近日都下有一閹豎比頑以假具人小唱穀道不能出遂脹死法官坐以抵償人間怪事何所不有○元魏宦官張宗之納南宋殷孝祖妻蕭氏至唐時內侍高力士李輔國而外如中尉劉宏規妻李氏封密國夫人上將軍馬存亮妻王氏封岐國夫人皆直書碑志者其類甚多不能悉紀又唐朝年代紀云宰相裴



光廷娶武三思女爲妻高力士與之私通則不但有正室且有外遇矣又元順帝時宦者罕失嬖妾殺其妻糜其肉以飼犬則又妻妾相妬致相戕矣異哉

內廷結好

內中官人鮮有無配偶者而數十年來爲盛蓋先朝尙屬私期且諱其事今則不然唱隨往還如外人夫婦無異其講婚媾者訂定之後星前月下彼此誓盟更無別遇亦有暗約偷情重費不惜或所歡偵知之至於相仇持刃挺報復者頃年翼坤宮皇貴妃鄭氏宮人名吳贊女者久爲內官宋保所侍後復與同類張進朝者結好

宋不勝憤恨遂棄其官去爲僧不返儕類輩咸高之又  
官人與內官旣偶之後或一人先亡亦有終身不肯再  
配如人間所稱義節其與爲友者多津津稱美爲人道  
之今上最憎此事每聞成配多行譴死或亦株連說合  
媒灼多斃槌下然亦終不能禁也○凡內人呼所配爲  
菜戶卽至尊或亦問曰汝菜戶爲誰卽以實對蓋相沿  
成習已恬不爲怪唯名下人及厮役輩則曰某公爲某  
老太弟兄蓋老太乃官女尊稱而弟兄則翁媪之別名  
也凡閩人呼男淫者爲契弟兄此或倣其意歟以不如  
呼兄妹之爲親切耳

鑄匠

京師人多懶而饒而婦人爲甚就婦人中則宮婢爲甚  
蓋逸居仰食本相因也凡菜戶旣與宮人成伉儷其卑  
賤允貢貧而下劣者又甘爲菜戶之役皆宮人出錢僱  
之以善庖者爲上等并視其技之高下爲值之低昂其  
價昂者每月得銀四五兩專供烹飪使令如僕隸然其  
衣服垢膩背負菜筐出入以市雜物內官輩賤之呼之  
曰鑄匠不知何所取義○貴璫近侍者俱有直房然密  
邇乾清等各宮不敢設庖廚僅於外室移殮入內用木  
炭再溫以供饗殮唯宮婢各有嬖室自炊旋調旋供貴

璫輩反甘之托爲中饋此結好中之吃緊事也

丐闖

余入都渡河自河間任邱以北敗垣中隱關陞數十輩但遇往來輿馬其稍弱者則羣聚乞錢其強者輒勒馬銜索犒間有曠野中二三騎單行則曳之下鞍或扼其喉或握其陰盡括腹腰間所有轟然散去其被劫之人方甦尙昏不知也比至都城外亦然地方令長視爲故常曾不禁戢爲商旅害最酷因思高皇帝律中擅闖有厲禁其下手之人罪至寸磔而畿輔之俗專借以博富貴爲人父者忍於熏腐其子至有兄弟俱闖而無一入

選者以至爲乞爲劫固其宜也按宋制凡願自官者先於兵部報名自擇旺相吉日闈之兵部紀其日上奏驗明待創愈納之內廷其後宦者得官卽以闈之日爲誕辰一切星士算命竟用此日支干今世用事大璫却不聞有此說然而報名就闈自是令甲所載無奈浸尋至今略不遵行朝廷每數年亦間選二三千人然僅得什之一耳聚此數萬殘形之人於輦轂之側他日將有隱憂不止爲行役之患已也